

在清代文坛中，张问陶是位出身清贫却才华横溢的诗人，不仅开创了性灵诗派的新境界，更与才女林佩环谱写了一曲琴瑟和鸣的千古佳话。张问陶一生存诗3500余首，真实记录了一个清代文人的命运轨迹。

『下笔唯天真』的清代『蜀中诗冠』

□陈继明

张问陶三兄弟三妯娌皆诗人

张问陶祖籍四川遂宁，其家五代为官，却世代清贫。他的高祖张鹏翮(hé)是康熙、雍正两朝名臣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，与狄仁杰等并称中国古代八大清官。张问陶自幼随父宦游，1778年，其父张顾鉴因在荆门任内“失出案”(重案轻判)受牵连去职，家产赔累殆尽，全家生活陷入困境。

1786年秋，张问陶在兄长问安的催促下前往成都参加乡试。他未曾料到，此行不仅让他踏上科举之路，更收获了一段天作之合的姻缘——迎娶蜀中才女林佩环。由此，张家形成了中国诗坛罕见的“三兄弟三妯娌皆诗人”的佳话：张问陶与兄问安、弟问莱，以及嫂陈慧殊、妻林佩环、弟媳杨古雪，皆工于诗词。

婚后，张问陶与林佩环诗酒唱和，琴瑟和鸣。林家的支持让他坚定了重振家风的信念。1790的春天，张问陶考中进士，点翰林院庶吉士，开始了二十余年奔波于燕山蜀水之间的宦游生涯。



张问陶画像。
图据遂宁文旅

2

被袁枚视为『平生第一知己』

大江雪浪，涤荡着诗人的胸襟；琴剑飘零，开阔着诗人的视野。在这一程山水间，张问陶结识了一批志在济世的文士，与洪亮吉更是结为莫逆之交。

1793年，时年77岁的诗坛盟主、性灵派主将袁枚已届暮年。经洪亮吉引荐，这位随园老人与张问陶开始了一段忘年神交。在诗信往来中，袁枚将29岁的张问陶视为“八十衰翁平生第一知己”，甚至感叹：“吾年近八十，可以死，所以不死者，以足下所云张君诗犹未见耳！”

袁枚离世后，张问陶接过了性灵派的大旗。其诗“生气涌出，沉郁空灵，于从前诸名家外，又辟一境”。在《清史稿·文苑传》中，他是唯一入选的蜀中诗人，被后世誉为清代“蜀中诗冠”。正如学者李朝正所言：“乾嘉年间的性灵派诗人数量之众，为历代诗派所罕见。而巴蜀诗人正是通过张问陶的引领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诗坛……形成了众星拱月之势，造就了清代巴蜀诗歌最辉煌的黄金时代。”

在张问陶的文学人生中，夫人林佩环既是其性灵诗的知音，更是创作的灵感源泉。他为妻子写下许多倾诉衷肠的诗句，其中一段佳话尤为动人。某日张问陶为佩环作画，佩环在画旁题诗一首：

爱君笔底有烟霞，自拔金钗付酒家。
修到人间才子妇，不辞清瘦似梅花。

张问陶随即和诗：
妻梅许我癖烟霞，仿佛孤山处士家。
画意诗情两清绝，夜窗同梦笔生花。

这般琴瑟和鸣的唱和，正是张问陶“好诗不过近人情”创作理念的生动写照。



张问陶山水中立轴。
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
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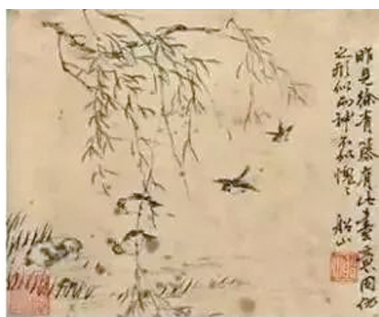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诗作展现民间疾苦

1797年秋，张问陶父亲去世。此时正值白莲教起义如火如荼之际。他往来于遂宁、成都、北京之间，将所见所感诉诸诗词。次年二月初九，在宝鸡投宿时，他写下了著名的《宝鸡县题壁十八首》。诗中“豺虎纵横随处有”“焦土连云万骨枯”等句，深刻揭露了官吏暴行，展现了嘉庆年间的社会惨状。

1812年，对朝廷彻底失望的张问陶在莱州知府任上辞官。临行前，他捐出历年积蓄七百石粮食赈济灾民，以致返乡路费都难以筹措。困境中，在苏州为官的同乡向他发出邀请。张问陶遂举家南下，四月抵达苏州，寓居虎丘山塘，靠卖字画和亲友接济度日。1814年三月初四，这位诗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次年归葬故乡两河口(今遂宁市蓬溪县翰林村两河口)祖塋。

张问陶一生留下3500余首诗歌，这些饱含真情的诗作，犹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时代与人生，践行着他“关心在时务，下笔唯天真”的创作理念。

据“天府新视界”微信公众号



张问陶画作。图据遂宁文旅